

## 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# 金烟锅

□朱广辉

青龙镇有三家烟馆。  
两家是大烟馆，一家是烤烟馆。

大烟馆兴盛了几年，俩老板最后都染上烟瘾，瘦得人如鬼样，关了铺面。

剩下一家烤烟馆是许昌灵井来的一个叫徐大头的人开的。

徐大头的烤烟铺不是大烟铺，不提供床位，摆在柜台前的是两张八仙桌。

桌上一把茶壶，壶里始终泡着茶梗。

柜台内分了三个格：一个格是大叶烤烟不加工，论斤称。一个格是细加工的烟丝，论两称。同时，又分本地烟、许昌烟和云贵烟。云贵烟最贵，不过原料加工细化，口感也绵软，消费群体自然是窠员外、钱老板等一帮贤贵。一个格内摆着各种烟具，有铜烟锅、银烟锅、铝烟锅，同时也进了一个金烟锅。这个金烟锅刚摆两天就神秘消失了，问徐大头，徐大头不说，就有人测猜是窠员外买走了，或者是钱庄的钱掌柜，有人耐不住好奇就问，被问到的都摇摇头。

金烟锅，通体泛着耀眼而华贵的黄，烟杆用的是赭色沉香木，烟杆表面经过珍珠串细细地打磨，泛着暗亚的光，烟嘴用的是新疆和田老料，如羊脂般细腻、雍容。

这天，窠员外来到徐大头的烟铺。

他对着徐大头耳语几句。

徐大头唯唯诺诺。

又过一个旬日，徐大头托着一个礼盒去了窠员外家。

回来时徐大头托着沉甸甸一兜钢洋。

烟铺也有想吸又吸不起粗烟的人，像何木匠新进收的一个小徒弟，每到深夜歇工，他都到徐大头的烟铺饮几口掺了烟梗的浓茶。

又一个旬日，徐大头托着同样一个礼盒去了钱庄。

钱掌柜让账房给徐大头支了一兜钢洋。

偶有阳光疲惫的午后，睡足了午觉的小镇贤达们聚在徐大头的



烟铺闲聊。

八仙桌上的茶早已换成了极品龙井。

窠员外、钱掌柜、米行的闵掌柜，有时竟有学富五车的孔秀才，但他们各自使用的都是极普通的铜烟锅。

有时他们会为一个话题争得面红耳赤。

木器厂的仇掌柜从不和别人争，他有时意味深长地看徐大头一眼，有时又看窠员外一眼，看徐大头的目光里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自得，看窠员外的目光含着懦弱和试探。

窠员外目光太自信了。

窠员外的地契有多厚没人知道，但人们知道从青龙镇到汴梁陈留集都有他的庄稼地。

这样的实力搁谁都自信。

夕阳终于下山了。

暮霭说话间就笼罩上来。

吸烟、喝茶、聊天的人从徐大头的烟铺出来。

仇掌柜紧走几步撵上窠员外。

窠员外压着步履前行。

仇掌柜：窠员外跟您请教一下，我想在青龙镇再开个洋烟铺，只卖汉口的洋烟。

窠员外：你从汉口给我捎的红双喜，我刚拆了一盒，其余动都没动都在那儿放着的，洋烟吸着没意思，还是用这金烟锅吸的烟丝有味道。

仇掌柜：洋烟撑面。

窠员外：几里长的街面，谁不知道谁呢！再说，你搞洋烟专营，那东西得报很高的税。

窠员外说完瞅着前方，目不斜视。

仇掌柜到家抽出金烟锅，他连吸了三袋，而后将金烟锅擦拭干净，再用软布裹好，塞进床榻左侧的活动墙砖内。

他知道，窠员外到家也会抽一袋，用的是金烟锅，装的是云贵烟。但窠员外不会像他这样把金烟锅藏得这么严实。